

么爸

□林德普



怕表嫂罚跪‘踏凳’吧？”么爸不回答，只是泪水不住地流。后来，么爸赔了根新锄把才算了事——这个故事，是隔壁堂嫂当笑话讲的。

我从来没听说么爸哭过，更没说他这么伤心地哭过。听堂二嫂讲后，我傻呼呼地问么爸。么爸长叹一声，说：“六啊，我人又笨，学不到，受人奚落啊！”么爸说的是实话。我听三哥、四哥说，栽秧时人们怎样专门放他的“河沟”，让他出洋相。隔了好一阵，他又说：“你还小，看样儿也不笨，读书要不发奋……读不出来，‘抽’泥巴翻身，也要不落人后。”

二

土改后，大哥到重庆下苦力，二哥当志愿军，三哥、四哥、五哥和我都上了学，弟妹还小。父亲在联合诊所当医生，有几年在九龙，有几年在凤坪，后又调到么滩。井隔得远，妈妈是小脚，胶鞋也没现在普遍，而且买不起，落雨天，水都挑不回来。三哥、四哥不在家，妈妈就叫我和五哥去抬，人小，路滑，偏不去。这时，么爸总是不声不响抓起扁担去挑水。再后来，只要妈妈一喊我们，么爸就去担，弄得妈妈连喊我们也不敢喊——么爸也忙啊，何况身板瘦小。

年龄稍长，我们也开始懂事了。妈妈常讲么爸的苦处，不要麻烦么爸，我们便主动抬水。只要看见我和五哥抬水，么爸便说“抬起一扯一扯的，不好走。莫把水桶垫烂了！”一把夺过扁担，叫我们去拿另一只空桶，满满地挑一担。后来稍大点，遇到我们挑半桶水，他就说：“哎呀，挑起走路都打墩墩，谨防腰杆闪了气。嫩腰杆，乘不起哟！”看着我们不以为然的样子，么爸加重了语气：“你老了才晓得！”不由分说夺过扁担，把这半挑水担进屋，又去挑水。

1960年，我15岁，和四哥、五哥都在邻水中学读高中，三哥在北碚读重庆农业机械化学学校，二哥当兵复员后又在九龙街上搞“民兵联防”，母亲老了，弟妹还小，我家的水，就全是么爸挑了。每天六担，每家各三担，先担我家，后挑他家。

三

1962年春季，仍是灾荒。结了婚的二哥分家了。父亲工资微薄，负担我和四哥、五哥的学费已经难以为继。有次我请假回家拿伙食费，家无分文，没拿到钱。回校的头天晚上，妈妈和我抱头痛哭，弟妹也哭，一家全哭，惊动了隔壁的么爸。他大声叫我去，么爸斜坐床头，从贴身衣兜里摸出五张一元钱，交到我手上——钱上带着么爸的体温，热的！么爸说：“这是我买红苕种的，晓得不够，但只有这五块了！”接过钱，我想走，么爸示意我坐在床边，继续说：

“六啊，你么爸这辈子活得太窝囊。这都是命！你们几弟兄要好生读书，千万莫朝我！”停了一会，又问：“哪个时候回来？”我说：“不缺钱，只有放寒假才回来。”么爸说：“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脚发软，路都走不动。你二回回来，我俩叔侄还不晓得能不能见面呢！”

我虽然年龄不大，懂事迟，但也知道么爸这话的分量。连忙把话岔开：“么爸，说些啥子话呀！点都莫恁个想！你这不活得好好的么！”

么爸不再言语，挥了一下手，示意我走。不幸言中，这学期我真没回过家——班主任了解我家的具体情况后，评上了助学金。不幸言中，放暑假回家，妈妈告诉我，么爸已去世两个月了。

么爸死得很突然。那天早晨，么爸还给妈妈挑了两担半桶水——么爸得了很久久的水肿病，已经挑不起满担了。挑了水，揣着父亲还给他的五元钱，到街上去买红苕种，买了红苕种回家，一路走走停停，偏偏倒倒，在离我们湾一里路远的磨子山湾前，一头栽倒，再没起来。

四

么爸去世近六十年了。只要想起么爸，眼前总出现他最后为我家担水的身影：咬着牙，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挑着半担水，偏偏倒倒的，吃力地，一声一挪，走着，走着……只要想起么爸，耳边总响起他的话语：你们几弟兄要好生读书，千万莫朝我……

父亲行二，么爸行三，父辈共三兄弟，三爸就成了么爸。我们是客家人，俗称么爸叫“满”。

“大大”（爷爷）在山区老家当了近二十年的团总。清末民初，山区贫苦，大多饥寒交迫，铤而走险者不乏其人，抢劫时有发生。抢是大罪，轻者坐牢，重者杀头。犯抢案的多是家庭的主心骨，关一个或杀一个就毁了一家。职责所在，大大不能置之不理，否则苦主要告大大徇私枉法，这样就结下了仇家。

听父亲讲，么爸才一岁半就被土匪拉了“肥”（成了“肉票”），在涪陵紫竹寺关了近一年。关得这么久，是土匪要价高得太离谱，家中一时半会凑不出那么多钱；好不容易凑齐了钱，土匪又变卦涨价了。如是者三。之所以如此，估计是大大的仇人设的局。

后来终于托人送款赎回么爸，么爸瘦得皮包骨，话也说不圆范。大大本就溺爱，如今加上可怜，更视如掌上明珠。十八九岁了，手掌还没挨过锄把——大大是地主，么爸是公子哥儿。吃得好，耍得好，身体却很差：脸色苍白，像个鸡片鬼；人也矮小，只有四尺六。大大说，这都是土匪害的。

新中国成立后，么爸评为中农，土地改革时，每人分了亩来地。么爸已结妻生子，才二十四五，正是人们常说的血气方刚的青年，那时还没搞互助组，各家各户单干。这可苦了么爸。犁田么，牛不听使唤，犁来高的是匹山，矮的是条河。裤子衣服全是泥巴，满脸泥浆，像个大麻子，起码农活尚且如此，难度高的就更不用提了。

那时栽秧割谷兴请人。偏偏“满妹”（么娘）这个小家碧玉斯文得很，不熟茶饭。别人吃了早饭出工了，她家甑子还没“上气”，菜也弄不好吃，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糊了就是没熟。如是这般，凡是到么爸家干过农活的，二回用大轿子抬也不来了。

么爸却不明其中道理。时令一到，他就去请。一听人家说“不空”，他总是习惯地咂咂嘴巴，垂头丧气去找另一个。跑了大早晨，挨邻团转都喊“遍”了，一个也没请到。大爷的几个堂兄，虽然是精壮马汉，但总得先做完自己才帮他呀，因此么爸常常误了农时。结果呢，庄稼比别人矮些，粮食比别人少些，日子比别人苦些。

后来成立了合作社，要不是上级规定得严，队长死活也不会要他。这也难怪队长。你看到么爸做活路，不气死也得气个半死：懒散散的，软绵绵的，做得慢，质量差。比如说挖土吧。他举起锄头慢慢向上移，像太阳出山似的；才举到脑袋高，就举不动了，然后自然而然地落下来。遇到硬泥巴，挖一个白口子；遇到软泥巴，才挖半锄深，但锄头又取不出来，饭碗大的一坨泥巴拉得他向前一扑。你说气人不气人？有一回，队长硬是看不下去了，黑起脸“丧”了他半早晨。说什么“枉自活了几十年”啦，“还抵不过细娃儿”啦，“挖的泥巴还不够下饭”啦等等。平时听惯了冷言的么爸，这次不知那根神经短了路，“呼”地一下高举锄头，又“呼”地一下挖下去！这一锄可真有力，但却挖在侧边一个人的锄把头上，足足挖进了寸把深。人们都哄笑起来。偏偏那锄把头被挖了的是个惹不起，当即就要么爸赔。么爸呢，话也说不出口，脸上挂满了泪珠。有人取笑他：“老表，哭啥子嘛。一根锄把值得到几个钱？是

屋顶的落日(外一首)

□钟钟

当我爬上屋顶
太阳已经落下
祖母唤我的声音
已经消失

那年我十岁
在屋顶看落日
看见牛羊走失
鸡犬升天
无人回归的
院落沉默

看见故乡坍塌
不知道怎样悲伤

初秋的一个午后

初秋的一个午后
我在院子里看晒谷
再过一些时候
我们就要把谷子打成米
在新谷成熟前
这是我们最后的粮食
每一粒都不容丢失

初秋的一个午后
我做了一个遥远的梦
梦里的父亲和母亲
还很年轻
在故乡的田野里
辛勤劳作
像抚养孩子一样
种植水稻、玉米、土豆、红苕……
那么认真
一年的粮食也只是刚刚好

醒来后，秋风从窗户涌进
我想起昨天母亲打的电话
她已经五十岁了
准备和父亲去往另一个城市打工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想去
不知道说些什么
有时候，我也恨过自己
为什么要做一个诗人
为什么看那么多书，不挣那么多钱

我什么也不能给母亲说
她没有看见自己被收割时流下的鲜血
我看见了，疼痛与羞耻使我沉默
就像在梦里
我看见母亲在秋天的田野
赞美土地给予的丰收
我没有告诉她
没有一寸土地是她可以拥有的